接下来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顾峰都会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而我生活的全部快乐，似乎也只剩下了每天拿着手机等着他的短信或者电话。他的每条短信和每个电话对我来说都比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加起来还要珍贵。当然，最让我开心的，还是和他的相聚。每隔三四天，顾峰就会开着车来到店里或者我家楼下，每当听到两短一长的喇叭声，我就知道是我的王子，不，对我来说，他现在是我的国王，我的国王来接我了。虽然那辆桑塔纳已经有些旧了，但是我坐在里面，就像是坐在童话的羽毛马车里一样，奔向幸福的城堡——顾峰的家。那是只属于我们两人的私秘空间，在这间不大的斗室里，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彼此的呵护与爱意。我最喜欢的就是被他压在身下，一边承受着他强悍而美妙的冲击，一边看着他脸上因为兴奋和用力而扭曲的表情。几乎每一次，都是他把我一次次送上愉悦的巅峰后，才在我的身体里留下他的精华，然后我用手纸，有时是手绢为我们两人擦拭干净，再拥在一起享受激情后的温馨。有时，我甚至会怀疑我前十六年的生命和前十六年里受过的那些苦难、折磨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个男人是否真的曾经伤害过我。似乎我生来就是这样幸福，而且将一直这样幸福下去。8 \_# Q" ?7 p3 g/ o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甜蜜里，我仍然基本上保持住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花顾峰的钱。之所以说是基本保持，是因为除了一起出去吃饭时顾峰结账外，买衣服、化妆品和其它女生用品仍然是用我自己的钱，顾峰送过我几次东西，不过，可能是被我那一次吓到了，他从来没有试着给我送过手机。这些东西里，除了情人节的花和蛋糕之外，其它都被我拒绝了。但我也确实收下过他给我买的其它东西，那是一个大毛毛熊，晚上一个人睡的时候，我就搂着这只大毛毛熊，除此之外，我没有花过他更多的钱。有次顾峰实在过意不去，觉得交往这么久，没有给我买过什么贵重的东西实在不太像个男人，想要给我些钱让我自己去买些喜欢的东西，我非常认真地拒绝了。我告诉他：我需要的是他的爱而不是他的钱，如果我收下他的钱，那就成了用身体来交换金钱，和店里的小姐一样了，这不仅是侮辱我，也是侮辱他自己，我不会接受这种侮辱。而且，这样的我也就不再是那个独立而自尊的我了，他应该也不不希望失去一个我这样的女友吧。顾峰被我说得哑口无言，又想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来，只好和我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店的股东，我是店里的前台，所以我就算是花自己的工资，也仍然花的是他的钱，跟直接让他给我身上花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说那不一样，店里开工资是我的工作报酬，直接从他那里拿钱那就是……反正我不能拿他的钱。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施展出耍赖撒娇功，顾峰也拿我没有办法，只好用他的嘴把我的嘴堵上。) J8 Z3 |- ?, j) ~- L

每次和他共度时光后，回到店里上班时，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小姐们对我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而妈妈也没有再说反对我和他交往的话。妈妈的态度和旁人的羡慕让我的幸福感更加高涨。不过，和顾峰交往的日子一长，店里的小姐们也发现了我们之间这种少见的关系，她们都说我傻，劝我趁他对我迷恋得如胶似漆时多花他点钱，这样以后不会吃亏。我知道她们都是好心，却也只能无奈地苦笑：她们哪里能理解我的心情呢，这是我的初恋，我不能让它沾上一丝一毫的污点啊。如果说这样的生活有什么遗憾，那就是相聚太短，离别太长。用三四天的等待，换取一晚的欢爱，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过漫长了。5 `5 j, y3 E9 x/ H: n3 M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苦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让我觉得无法忍受，那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发廊原本就是各种社会底层的男人发泄自己内心欲望的地方，所以每天形形色色的客人进出于此，每个人几乎都不忘挑逗我一番，有的还动手动脚，在此之前我早已穷于应付。而自从我改换了自己的外观风格，变成清爽阳光少女之后，由于我迥然不同于店里小姐们庸脂俗粉的气质，更是一下子成了店里最显眼的焦点，不光熟客有事没事就来洗个小头，连生客也多了不少。虽然这使得店里的生意日益兴隆红火，却让我每天都饱受骚扰之苦，千防万防，总有防不到的时候，被吃豆腐成了家常便饭。从前，我只觉得客人们讨厌下流，但现在，我有了顾峰，客人们的每一次骚扰，特别是那些被他们得手的骚扰，都让我觉得自己很愧对他：我的身体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在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必须保持自己的身体不被别的男人占便宜，否则就是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和义务。可是我毕竟只是一个不到十七岁的“小女生”呀，那些客人们被我拒绝得越厉害，他们就越来劲，被他们得手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使得我心里对顾峰的愧疚感越来越严重，而且长此以往，像上次被人砸店和险遭强暴的事情再次发生就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这次就不一定顾峰能够恰好赶到了，到时候我有什么颜面再去见我的峰呀。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骚扰，只是面对着那些为求发泄性欲而来的色迷迷的男人，让我作出笑脸去接待他们，这件事本身就让我觉得我是在给顾峰脸上抹黑。看着他们的龌龊样子，想起顾峰对我的好，我却在这里对着一群最下流的男人陪笑，我对这些男人们的厌恶感和对顾峰的愧疚感就与日俱增，真想离开发廊，不再应付这些臭男人了，可是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书也只读到初二，不在这里做前台，还能做什么？而回到家里赋闲在我看来和等死没什么区别，也失去了自己做人的尊严。这可怎么办？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在一次欢爱过后，顾峰靠在床头上一边抽烟，一边轻轻抚摸着我的肩头。我趴在他的胸前，把这些事告诉了他，然后看着他，希望他能给我拿个主意，他的第一个回答果然不出我所料，先是吐出一个烟圈，然后慢悠悠地说道：“那就不要上班了，我养你啊。”0 \_& }/ @$ @- m( P

我掐了他一下：“哼，想让我当你笼子里的鸟？门都没有。”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知道的话还问你干吗？”" Q/ M' Q. g1 M$ Y\* t5 j- t# [7 ~

“要不……我给你找个学校读书去？”4 Q( E. k$ ]; f2 A! p; v) c

“我才不去呢，书我早就读够了，再说学校里那么多男男女女成天在一起，暴露了我身份怎么办？”! l" K2 W- K3 T9 |0 v

顾峰刮刮我的鼻子，说道：“这也不想，那也不想，又不想在家坐着，又不想和人接触，这世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去？你呀，还是……”/ j- a1 c! M1 O3 [" c- ~+ l, q: @6 M

“等等。”我忽然打断他，“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1 o; c7 i! M; L4 A

“什么办法？”

“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和人接触，只是不想和那些臭男人接触，所以，只要找一种不用成天和男人接触又轻松的工作就可以了。”" }( ^, ~: h$ \# L5 U: T

“哈哈！”顾峰大笑起来，“这世上哪儿找这么便宜的事儿去？哦对了，我想起来了，还真有这样的工作。”

“什么工作？”我问。6 }! i0 A% f2 N. Q' w

“女澡堂的售票员啊，保证来的都是女的，你去不去？”( ?4 r4 R; h0 I5 q/ Z3 U

我白了他一眼：“这么无聊的工作，而且一起工作的肯定都是帮老娘们，她们在一起成天胡说八道，烦也烦死了。再说万一人家让你去洗澡，你不去，人家肯定琢磨你要么是不爱干净，要么就是有病，时间一长肯定也要有人怀疑的。所以否定。”4 s) v" W; {" O6 D/ C\* q

顾峰两手一摊：“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干了。你别瞎想了，不想上就好好在家呆着吧，我养你，有什么丢人的？”" \_, P& H/ R( ?

我用一根白嫩的手指在他额角上戳了一下：“你呀，笨死了。看你挺聪明的，怎么一点也不明白。”" L1 e) I) T& b1 f# d

顾峰笑着把我的手拿下来，握在自己手中，然后搂紧我，说道：“我笨，行了吧，说说你想到什么了？”; n+ {! n: n# v0 K2 o. g\* Q% i

我靠在顾峰怀里，说道：“我想，你把发廊关了，咱们把店改成卖饰品或者其他女性用品，这样，那些男人肯定就没有兴趣了，只有女孩子会来这种地方。我在店里给你打理，你隔个两三天下班之后就来接我，你看怎么样？”[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顾峰哑然失笑：“你可真够天真的，当了几天前台就以为自己能当店长了？你知道自己开个店需要花多大的精力吗？”5 T: w5 Z# V, a+ N5 L

我头一歪，说：“我不管，反正我是不要再当鸡窝前台了，那我就回家不见你，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再见你，我才不要当米虫呢。”6 S& e5 x5 |, ~3 i0 X2 D

“你呀……”顾峰看见我实在哄不乖，只好说道：“好吧，你让我想想，看看有什么可以给你干的。这几天不想上就先别上了，等我消息，好吗？”5 ?0 o8 d" L% i; ?5 b; [

“嗯。”我点点头。

我在发廊里的工作，同时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结束了。我让妈妈帮我去发廊里拿回了我放在那里的一些小东西。虽然没有和小姐们告个别略有点遗憾，特别是兰姐，我在店里的时候，她帮了我很多。但想到从此不用再应付那帮臭男人，心里就轻松多了。接下来的几天很难熬，无聊得要命的我没事干就给顾峰发短信，几乎要用短信把他淹没了，当然，大部分他没有回，我也没指望他回，我只是用这种方式排遣无聊，总比一遍又一遍看《还珠格格》强。短信的内容除了打情骂俏之外就是问他给我想好了工作没有。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所谓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不见他也是我在撒娇，我哪里能不见他呢？见不到他，我自己会先疯的。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他发短信告诉我他有个惊喜要给我，我刚刚来得及梳洗打扮完毕，就又听到窗外传来了熟悉的两短一长喇叭声。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楼下，看到熟悉的桑塔纳正在等着我。我拉开车门，钻进车里坐到顾峰身边，先抱住他亲了一下，然后问他：“你给我的惊喜呢，在哪里？”  P, ~  c. u6 W3 n3 o" v

顾峰用一只手搂着我，另一只手握着方向盘，说道：“跟我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点点头，他发动了车子，驶出小区。车子开得不快，一直在主干路上行驶，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后，车子在市中心附近的一条商业街的街口停了下来。顾峰招呼我下了车，让我跟他走。我顺从地挽着他的胳膊，跟着他向前走去。我们走进了街口的第一家商铺，进去之后，我发现这里装修得非常雅致温馨：内墙是用青竹片一层一层贴起来的，黄色的吊顶上垂下两座荷叶灯，屋子里飘着一股淡淡的清香，特别是墙上、货架上和柜台里到处都挂满了耳环、胸坠、发卡等等之类的小玩艺，大部分都工艺精巧，亮光闪闪，一下子吸引了我。顾峰走到柜台边，不知和店员在聊些什么，我随手从墙上拿下一只银色的蝴蝶发卡来，细细欣赏着，感受着它的作工和创意，越看越喜欢，忍不住拿着转身问顾峰：“哎，你说这发卡好看吗？”顾峰回头一看，笑了，走过来从我手中拿过发卡，来到身后，撩起我的长发，为我把发卡别上，然后问我：“喜欢吗？”我点点头，说道：“真漂亮。”顾峰摇摇头：“我是说这家店。”我又点了点头，说道：“环境不错，东西也挺好。”顾峰微微一笑，说道：“现在，它是你的了。”8 o% \\* E\* B7 [" S7 p

“什么是我的了？”我迷惑地看着顾峰。

“这家店是你的了。”顾峰说。, f, i9 S$ A  F) v& r6 }

“你别逗我了。”我觉得要么是我听错了要么是他在胡说。但顾峰非常认真地又说了一遍：“我没逗你，这店是你的了。”说着，他打了个手势，柜台后面的两名店员从柜台后面出来，走到我面前，半鞠了个躬，说道：“欢迎店长。”1 r5 p( j3 X# T2 \9 z

看着因为激动而不知所措的我，顾峰笑着说道：“这几天我一直在为你找合适的工作，正好这家店要转让，我就和原来的老板商量了一下，连店员带货一起盘下了。你不是喜欢饰品店吗？以后就来这里当店长好了，想怎么经营就怎么经营，她们的工资，还有定价、进货，装修什么的，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你看好不好？”4 L/ M2 t& Y6 z8 r\* S# v5 q$ q

“峰，你真好。”我也管不了还有别人在场，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紧紧抱住他。顾峰笑着拍拍我的头，说道：“先别急，还有别的呢。”我抬起头来，看着他：“还有什么？”顾峰把手伸进自己的里侧衣兜里，摸出一张半个巴掌大的小塑料卡片来，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我从他手中拿过来一看，竟然是一张身份证，左上角是我上学时的一张照片，旁边清清楚楚地写着：姓名：夏雪琳，性别：女。我只看到性别栏里的那个“女”，视线就模糊了起来，再也看不清后面的字，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只为了这个“女”字，我在这之前受了多大的罪呀，是他帮我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虽然我没有多少社会经验，但也知道办这样一张身份证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是顾峰带给我的第二个惊喜。我含着泪，再一次紧紧抱住了他，把脸埋进了他的怀里，一边感受着他的大手在我的秀发上抚摸着，一边用连自己都听不清的声音一遍遍地说道：“峰，我爱你。峰，我爱你……”

一个星期后，我的小店正式开业了。店名是我自己起的，叫做“雪峰小栈”，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嵌了进去。没有鞭炮，没有祝福，一切就是那样平平静静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开始了。整整一天，店里来往的全都是女生，不用费尽心机地逃避客人的毛手毛脚，也不用陪着笑脸用鬼话应付客人，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用淫邪的眼光和占有的态度来对待我。我可以不用凭自己的色相来招揽顾客，而是与顾客自由地交流，平等地对话，说一些只有女孩子之间才能说的问题。第一天下班锁门之后，我骑着摩托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虽然天色已晚，可是当风吹起我的头发时，我仍然觉得，心情无比舒畅。走正常的路，赚光明的钱。这是我除了做顾峰的女人以外，第二件让有我扬眉吐气感觉的事情。! }& |0 n: Y3 @( W  N

当然，店里来的不可能全都是女生，在开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偶尔也会有一两个男人或者男女结伴来为女友挑选饰品和其它小件。但比起之前发廊里那些顾客，到这里来的男人们基本上都是彬彬有礼的，我也乐得与他们交谈，帮他们推荐，因为这是除了以前在学校时以外，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些比较正常的男人，他们渐渐让我觉得，这世界上的男人并不都是色情狂，只不过是因为我生来的环境，让我所见到的男人都是一些公畜而已。这个世界，还是有阳光的。

除我之外，店里的两个店员一个叫小莉，一个叫小芳。她们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我是店主的女友。实际上，她们连顾峰具体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养我这个女友、由着我胡闹。我们三个在一起很快就玩熟了，她们羡慕我有这样一个好男友，对此我也只能笑着应付她们，想起我从前的生活，不由感慨这世上的事真的很奇妙，在这繁华的城市里，有多少人是人前风光，人后流泪，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苦尽甘来呢？每个人的背后，都是一首歌，一句诗，一个故事啊。

不过，做店长和做前台毕竟不一样，有很多事情需要店长具体去操办。盘点、卫生、帐目、进出库……以及时不时地应付各种检查。这些都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虽然顾峰把各种关系已经为我梳理过了，但是仍然需要小心谨慎来打理各路神仙，我不能让顾峰为我操心太多。这样，一忙起来，有时晚上也会加班，有时会睡店里，有时就去顾峰那里睡，享受彼此的甜蜜与温柔。也许是心情好的缘故吧，我觉得我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虽然顾峰身体很强，但有时一晚上两次我还觉得不够，而我也用尽各种办法来取悦他，甚至连我很反感的人妖色情录像，我也在他那里学着看了起来，学着里面的动作，甚至叫床……渐渐地，三四天不回家成了常事，即便不回家，也懒得和妈妈打电话了。偶尔我还能从妈妈眼中看出一些担扰，但是处于幸福中的我，自己就将它忽略了过去。转而继续沉浸在爱情的海洋里了。

那年年末，小店盘点，算来算去，总体帐目上亏了七千多块。第一次掌店，亏了那么多，虽然不是我的钱，可是比亏了我的钱还让我心疼。我不由地在顾峰怀里哭了一场，顾峰却是一如既往地并不在意亏了多少，一直在安慰我无关紧要。末了，他对我说：“宝贝，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KTV吧，我订了房间，还有我的两个朋友也一起去。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是该带你见见我的朋友们了。”我心里一阵激动，因为我曾听说过，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他就会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的。但是我心里高兴，嘴上却说道：“我不去。”顾峰一楞：“为什么？”我说：“我去算什么呀，我又不能和你结婚，那不成情人了，多不光彩。”顾峰笑笑，说：“什么情人，应该叫爱人。去吧宝贝，顺便给我长长面子，好不好？”我满心甜蜜，再也说不出撒娇耍赖的话，于是依在他怀里，点了点头。

那天整整一下午，我都把时间花在打扮和穿衣上。下午五点的时候，顾峰开车来接我了。一看见我打扮完毕后的样子，顾峰禁不住“哦”地赞叹了一声，笑道：“看来我得联系几个朋友让你去拍电影了，在这里给我当宝贝，真的太委屈你了。”我投进他的怀抱，轻轻摩挲着他的胸膛，说道：“不，我就要给你当宝贝，一辈子。”顾峰笑道：“好，一辈子就一辈子。”

一路上，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不得不一直做深呼吸来稳定自己的情绪，看着窗外向后退去的灯火，我一遍遍设想着一会儿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他的朋友才能让他更有面。是高傲冷艳，还是亲切可人？又觉得都不合适。我从包里摸出一包绿箭，拆开来往顾峰嘴里塞了一条，又往自己嘴里塞了一条。顾峰专心致志开车，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异样。我有心想问问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又怕打扰了他开车，只好自己继续胡思乱想。7 f7 f; I4 p% q( Z& S% T

车子在喜福楼饭店门前停了下来。我跟在顾峰后面走进大厅，服务生迎了上来。顾峰只说了一句：“312房。”服务生马上殷勤地领着我们来到电梯前。我们走进电梯，顾峰按了一下电钮，轿厢向上升去，看着按钮板上闪动的数字，我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决定还是自然一点好，不要故作姿态，万一弄巧成拙怎么办。正想着，电梯门打开了，我跟着顾峰走出电梯，面前是一条长长的楼道，天花板上悬着金色的吊灯，墙壁上则是金色的花纹墙纸，地上铺着红地毯，楼道里的每个房间门口都站着一个服务生。这时，顾峰把自己的右臂在身侧弯了起来，手插在上衣下摆的口袋里，然后看着我，我怔了一怔，才反应过来，忙伸出自己纤白的左胳膊，从他的臂弯里穿过去挎住，依偎在他身上。顾峰挽着我向前走去，在两边服务生们的目光中，我感觉就像是一个新婚的小妇人。; x; \_\* f( y8 M. ~

我们来到312房间门口，机灵的服务生不等顾峰动手，已经提前一步，在我们面前把门打开。这是间不大的屋子，却在门口放着屏风。我们走进室内，绕过屏风后，就看见了金色水晶吊灯下的白色大理石面桌子。这时房间里还没有人，顾峰挽着我走到桌边，拉出一张椅子来让我先坐下，然后拿出手机来看了看时间后，招呼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一壶茶水。我则抓紧时间取出镜子和化妆盒补妆。过了一会儿，顾峰的手机响了，他拿起电话，说道：“喂？王局，啊，我小顾，我们到了，你们在哪儿呢？哦，好的好的。”他放下电话，对我说道：“你先在这里坐着，我去接他们一下。”我听话地点点头。顾峰从衣架上取下外套披上出去了。我拿过茶杯来，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慢慢地品着。没过多久，我听见了房门把手转动的声音，于是放下茶杯。站起身来向屏风走去。从刚才顾峰的电话里，我已经听出今天来的两个人不光是他的朋友，可能还是他的上级，我必须表现出自己的素质和礼貌来，才能让他脸上有光。只听屏风后面顾峰的声音说道：“王局，李主任，这边请。”接着就从屏风后面走出两个人来，顾峰跟在他们身边，一副谦恭的样子。

虽然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第一眼看见这两个人时还是让我有一点点的不舒服。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中年胖男人，大概有五十岁上下的年纪，穿着正装的啤酒肚几乎扣不住扣子，已经稀疏的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下巴和脖子连成了一片，油腻的蒜头鼻子上戴着一幅金丝边眼镜。一看见我，他脸上立刻挤出笑容来，说道：“这位就是琳琳了吧，真漂亮啊。怪不得小顾这段时间成天念叨你。”说着，向我伸出一只手来。顾峰在旁边说道：“琳琳，这是我们市局王局长。”我礼节性地微笑道：“王局长您好。”和他握了握手，正想抽回手来，没想到抽了一下，竟然没有抽动，我一怔，看了王局一眼，王局却若无其事地一边拉着我的手，扭过头去对后面那人说道：“小李，看见没有，这就是小顾的心肝，名不虚传啊。”

他身后那人与王局截然相反，人长得黑瘦精干，一双金鱼眼溜圆溜圆，穿着一身休闲便装。顾峰对我说道：“琳琳，这是我们市局办公室李主任。”我只好继续微笑道：“李主任您好。”这时王局才好像意识到还抓着我的手，于是松开我的手，打着哈哈道：“哦，你看，我都忘了，不好意思啊。”我抑制住心里的厌恶感，强笑道：“没关系。”一边和李主任握了握手。李主任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说了句：“你好。”就放开了我的手。" l4 W3 [7 G\* T7 X) z

一番简单的寒喧后，顾峰引着宾主四人来到桌边坐下。王局坐了上首，李主任坐在他旁边，我和顾峰坐在一起。服务员送上菜单，双方推让了一番，总算是点了八个菜，一瓶红酒。等着上菜的时候，三个男人在一起谈论一些我听不懂的工作上的事情，我虽然觉得无聊，但还是得耐着性子听他们扯着。过不多一会儿，菜上齐了，顾峰让服务员打开红酒，为王局和李主任斟上，又为我和自己也斟上，然后示意我和他一起举杯向王局和李主任敬酒。我和顾峰端着杯站起来，顾峰说道：“王局，李主任，谢谢您二位今天的赏光，我先干为敬。”说着，一饮而尽。我抿了一口，刚想放下，却看见顾峰用眼神示意我干了。我略一为难，王局立刻看了出来，笑道：“没事小顾，人家干不了就不要勉强，酒嘛，喝的就是个意思，意思到了就行。”我一听他这么说，知道这杯酒是非喝不可了，于是咬咬牙，也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虽然是红酒，但因为我平时基本不喝酒，所以还是感觉有一点热辣辣的。王局看我把酒干了，笑道：“好，好。”接着也把自己杯里的酒干了。我坐回椅子上，只觉得胃里有一股热气向上顶，赶紧拿起筷子来吃了几口菜。那边顾峰和王局、李主任又开始边吃边谈起工作上的事来，我插不上嘴，只能装作关注地听他们聊天，不时和顾峰一起给两位领导敬酒，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进行着。敬过几轮酒后，王局举杯站起来，说道：“我和琳琳喝一个。”我赶紧也站起来，拿起杯子和王局碰了一下。王局却不急着喝，笑道：“听说小顾为了你把胡子剃了，这可真是不容易啊。当初小顾留胡子的时候，还是我建议的呢。能让他再把胡子剃了，看来你的话比我的话还要管用啊。”我吓了一跳，赶紧说：“王局您说的哪里话。您是领导，我算什么呀。”王局笑了笑，继续说道：“你大概不知道，小顾在咱们市里的黑道上有个外号叫狮子头。坏人是又怕他，又恨他入骨，所以才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一是说他有大胡子，像个狮子，二是想把他红烧了吃。平时小偷出门，都得留心街上有没有大胡子，一有大胡子就不敢干坏事了。结果他把胡子一剃，贼都发现不了他了，让他抓了好几个现行呢。”我趁机笑道：“这是平时领导培养得好，来，我敬王局一杯。”王局一怔，笑道：“本来是我敬你的，变成你敬我了。好。”说着又是一饮而尽。我也喝光了杯里的酒，坐回椅子上。

我中午就没有好好吃饭，刚刚开始的时候又空腹干了几杯，酒劲上来的很快，吃菜也压不下去，在和王局干杯之前其实已经有些晕了，这一杯干下去，我只觉得浑身上下都燥热起来，晕得厉害，只能勉强靠在椅子上。后面他们再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顾峰在叫我：“琳琳，琳琳，咱们走了。”我迷迷糊糊答应了一声，却怎么也站不起来。顾峰只好把我从椅子上拖起来，架着我的胳膊把我扶着向外走去，路上还听着王局和李主任在说着什么，但是根本听不明白，只听见他们不时地在笑。我就这样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地被架着来到了饭店外面，又被架起了汽车里。我瘫软在坐椅上，只觉得头好沉好沉，根本忘了还有他的领导在，不由地对顾峰说道：“亲爱的，我想回家。”顾峰只说了一句：“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就回。”就又发动了汽车。在汽车的轰鸣声中，我没过多久就失去了意识，睡了过去。但没睡多久，就又被顾峰摇醒了，只好跟着他跌跌撞撞地下了车向前走去，耳边回荡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仅存的意识让我想起来这里是KTV。我跟着顾峰进了包房，坐在沙发上就不想动了，顾峰让服务生给我拿了一瓶果汁来，然后就去招呼王局和李主任了。我喝了几口果汁，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忽然听到房间里响起了音乐声，我抬头一看，是王局正在准备唱《向天再借五百年》。高分贝的声音让我又开始不舒服起来，偏偏王局越唱声音越大，到后来高潮部分还吼破了音，让我胃里一阵翻腾，我靠在沙发上动也不敢动。一曲终了，王局放下话筒，却没有坐到李主任一边，而是径直来到我身边坐下，我勉强移动身体，和他拉开一点距离，王局却把脸凑过来，笑嘻嘻地说道：“怎么样？我唱的还可以吧？”我看着他那张泛着油光的脸，闻着他身上的酒味，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吐了出来。

虽然我已经尽可能快地向前弯下腰去，但还是弄了不少在王局的身上。他惊叫了一声，站了起来。顾峰和李主任听见了，赶紧过来帮他擦身上的东西，顾峰一边擦一边气乎乎地对我说：“你怎么搞的？快点给王局长说对不起。”但是我正吐得昏天黑地，连腰都直不起来，根本没法说话。这时王局说道：“没事没事。小顾你先去照顾琳琳吧，小姑娘不胜酒力很正常的事嘛。”顾峰说道：“没事，先让她吐一会儿。”直到他们帮王局擦完，王局和李主任坐到了另一边的沙发上，顾峰才走过来，对我说道：“走，我给你洗洗去。”这时我也吐得差不多了，于是伸出手，顾峰把我拉起来，领着我到卫生间给我擦拭着身上的脏东西，擦完后，又帮我洗脸漱口。我吐完这一场，头脑清醒了许多，看着顾峰，我愧疚地说道：“对不起，今天我给你丢人了。”顾峰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说道：“行了，没什么，快洗吧。”. C/ \_+ `- S: f' y8 B2 v4 `[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等我们洗完回到包房里，房间里的秽物已经被服务生打扫干净，但是酒味仍然很浓重。看见我们回来，王局和李主任站了起来，王局说道：“小顾，今天我看咱们就到这里吧，琳琳身体不舒服，你们早点回家休息。咱们下次有空再聚，你看呢？”顾峰陪着笑说道：“今天真是对不住王局和李主任了，你看，她这样，我也没办法。”王局笑道：“没关系，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回去好好照顾琳琳，我们就先走了。”说着，过来和我握了一下手，这次他只握了一下就放开了，李主任也过来和我握了手，然后就向外走去。我和顾峰跟着他们一起出了KTV，李主任打开一辆黑色奥迪，坐进司机位置上，发动了引擎，王局向我们摆摆手后也坐了进去。车子随即一溜烟地开走了。

我和顾峰站在那里，看着车子消失在街边的转角，才慢慢向自己的车走去，十二月的寒风吹在我脸上，不由自主地让我打了个激灵。我们坐进车里，我看着顾峰，他脸上还是没有什么表情，我不由得有些害怕，刚想说什么，顾峰抢先说道：“没事琳琳，不怪你，怪我没事先安排好，让你喝了那么多酒。别再想了。”说着，揽过我去，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这一吻让我的心情略略安定了一些。顾峰说道：“我先送你回你家吧，你好好休息一下。”我点点头，我早就困得不行了。

顾峰开着车，一会儿的工夫已经到了我家楼下。下车的时候他对我说道：“这几天我可能会有点忙，你先在家呆几天，等我忙完了来接你。”我们接了个吻就告别了。回到家里，妈妈给我打开家门时看见我这幅样子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了？喝了这么多酒？”我说：“我去陪顾峰和他的朋友们吃饭了。”妈妈脸上显出不悦的神色，说道：“真是的，吃饭就吃饭，怎么能让你喝酒呢，快进来。”说着，把我拉进屋里，关上门。我勉强支撑着走进自己的房间，妈妈帮我把衣服脱了下来，说道：“我去给你倒杯蜂蜜水。”但是我这时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没等妈妈把水拿来，我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

此后的几天，顾峰一直没来找我，只偶尔发几条短信过来，说是眼见快要过年了，所里正在执行上级的布控和严打任务，我也没有去影响他，只是给他打电话发短信让他注意身体。

年三十那天，正是顾峰在所里值班，我收拾了一只嫩母鸡，在家里整整炖了一个下午，傍晚的时候，我给妈妈打了个招呼，说要去一趟顾峰那里，妈妈也没多说什么，只叫我早点回来。我用一只砂锅装了鸡汤，提在篮子里，打了个车来到派出所。派出所门卫居然又是那个年轻的小周。只不过这次，他没有拦我，他坐在门卫室里，我向他扬手打了个招呼，他就微笑着挥手示意我可以进去了。我提着鸡汤找到了所长办公室，但办公室里却没有人。我正要拿出手机给他打电话，忽然，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背后响了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转身一把抱住顾峰，靠在他胸前撒娇地说道：“人家给你送好吃的来了，你去哪儿了？”顾峰摸摸我的头，说道：“我刚才在预审室里，刚抓了个骗子。”我从他怀里出来，把篮子提到他眼前：“看，我给你带的。”顾峰笑道：“什么呀？”我说：“你自己看。”顾峰从篮子里把砂锅取出来，放在办公桌上，一揭开盖子，浓香立刻溢满了屋子。顾峰不由地轻轻赞叹道：“真香啊。”听到他的称赞，我心里甜蜜无比，说道：“香就快趁热吃了吧。”顾峰点点头：“好的，我一会儿吃，现在还不行，还没审完呢，那边还等着我过去呢，那个家伙怎么也不开口，真是又臭又硬。”我正要说什么，忽然衣兜里的手机一阵震动，响起了短信的提示音。我拿出来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打开收件箱，一条短信跃入眼帘：“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动人。新春快乐，羊年大吉。王晓东谨贺。”

我心里一阵疑惑，我不认识叫王晓东的人呀，也许是发错了，不过收到拜年短信还是很高兴的，于是我回了一条：“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是非常感谢你的祝福，也祝你羊年大吉，万事如意。”发完我把手机装进兜里，看见顾峰正在看我，于是说道：“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审完，然后看你一点一点都吃完，好不好？”顾峰笑道：“那怎么行，你妈在家还等着你呢，我们这一审起来也许要审一夜呢，你把东西放下，先回去吧。”我说：“我不管，我就要看你吃。”顾峰只好哄着我，说：“这样吧，我吃一点，好不好？那边大家都还没吃饭呢，我不能一个人吃独食。”我点点头，从砂锅里捞起一只鸡腿来，小心翼翼地送到他手上，说：“那就先吃了这只鸡腿吧。”顾峰“嗯”了一声，接过鸡腿，刚刚放到嘴里，我的手机又响了。我赶紧用旁边脸盆架上的毛巾擦了擦手，掏出手机来一看，又是那个号，不由嘟哝了一句：“真烦人。”打开一看，内容却令我颇感意外：“琳琳啊，不记得我了？我是王局啊。现在在干吗呢？”% o( ?5 p1 z2 \_. ]# w

我把手机拿给顾峰看：“你看，王局给我发的短信，他可真有意思，居然给我发短信。”顾峰正在啃鸡腿的嘴一下子停住了，盯着那条短信怔了几秒钟，才慢慢又嚼起来，我并没有在意他的异样，继续说道：“你说我给他回什么好？”顾峰说：“你就给他回：在家看电视呢……不不不……你别理他算了。”我说：“那行吗？人家可是你的上级啊。”顾峰说：“没事儿，他这人就这样，别理他。”我 点点头，把手机收起来，继续看着顾峰吃东西。顾峰吃得很快，鸡腿很快就只剩下了一根干骨头。他把骨头扔进垃圾筐，抹抹嘴，笑道：“可以了吧？”我抱住他亲了一下，说：“那我走了，你可要注意身体。”他吻了吻我的额头，说道：“放心吧。”然后就送我出了办公室。路过预审室的时候，顾峰让我稍等一下，他自己推开门进去，跟里面的几个人说着什么。我出于好奇，向里面张望了一下，见在离顾峰他们不远的地方，一张椅子上铐着一个大概三十六七岁上下的男人，乱糟糟的卷发，刀条脸，三角眼，眉毛上方有一颗圆溜溜的黑痣。这大概就是那个骗子了，我暗想，果然是相由心生，一看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顾峰和他的同事们很快就说完了，又出来送我，我看到屋里的人都往我们这边望过来，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朝他们招了招手。顾峰一路把我送出派出所院外，我们约好年后再见面后就吻别了。) E  k1 c+ [! l. b2 u' w

回到家里，妈妈正在包饺子，我洗了洗手，和妈妈一起包起来，正包着，王局的短信又来了，我本来不想理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来了一条。我想来想去，觉得不理还是不好，于是打开手机收件箱，看到王局的两条短信无非都是些笑话，于是也回了一个自己知道的笑话，然后继续包饺子，谁知没过多久，短信又来了，这次我是实在懒得理了，就扔在了一边，边包饺子边看春晚。包完饺子已经是十点多了，妈妈有点困了，又看了一会儿春晚就去睡了，我为了看零点的敲钟，一直熬着，好不容易等到了零点的钟声敲响，但就在钟声从电视里传出来的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了。我拿起手机一看，竟然又是王局打来的，顿时一股厌烦感升上了心头，但是又不能得罪他，只好按下接听键，把手机放到耳边：“喂？”\* v' h) B$ {\* k0 P% D% |\* ?0 `

王局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琳琳啊，新年快乐啊，嘿嘿。”我也笑着答道：“谢谢王局，祝您步步高升了。”王局哈哈一笑，说道：“那就借你吉言了。好了，不打扰了，挂了啊。”说完就挂了电话。我把手机从耳边放下，扔到沙发上，心想总算打发走了，转念一想，干脆把手机也关了，看看时候不早了，就关了电视去休息了。

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天里，王局虽然没有再打电话来，但是短信却是一个接着一个，让我应接不暇，内容不是各种无聊的问候就是笑话顺口溜一类的，有的还带着荤腥，让我不胜其烦，但又拿他没有办法，只好零星地回上几条。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十分地想念顾峰，给他发短信，但我发十条，他只回二三条，电话也很少打过来。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七这一天，顾峰给我打电话，说晚上有空可以到他家里去。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赶紧梳洗打扮等着顾峰来接我。

下午五点半，顾峰的车又准时停在了楼下，但是当我坐进车里时，却发现他的心情似乎不太好，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对我的拥抱和亲吻表现都很平淡，我向他撒娇，他也只是推脱说到家里再说，这里人来人往的不太好。我有点不高兴，想要给他使点脾气，又觉得不合适，只好依了他，让他先开车。

到了他家，我刚脱了大衣，顾峰就从背后把我紧紧抱住了。我幸福地闭上了眼睛，感受着他宽阔的胸膛和结实的臂膀，听着他粗重和湿热的呼吸声在我耳边回荡，那种久违的安全感和依靠感又重新回到了身上，我忘记了刚刚的不快，沉浸在他的怀抱中。他吻上我的耳垂，那种奇妙的感觉让我浑身发热，紧接着，他的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里，解开了我的乳罩，握住了我的乳房，难以名状的舒畅感顿时笼罩了我的胸部，并随着他的揉搓而一波波向全身扩散开来。我正在享受着，忽然感觉身体一轻，已经被他抱了起来，我依偎在他怀里，静静地等待着那个时刻的来临，当我被放在平坦柔软的床上时，我早已无法抑制地喘息起来，随后，顾峰就重重地压了上来。也许是压抑得过久的缘故，他没有做太多的前戏，迅速地褪去了我和他身上所有的衣物，势如破竹地进入了我的身体，接着就如同一头猛熊般在我身上运动起来，他的阴茎将我的后庭撑得满满的，硕大的龟头强硬地推开紧密的肠道，直顶到蜜穴的最深处，阴囊重重地拍击着我的丰臀。他的冲击不但有力，而且极为快速，仿佛是要将这段时间积攒的所有力量都通过这一次全部灌输给我一样。我几乎要招架不住了，他的龟头是那么庞大，又是那么灵活，每一下都准确地顶在我最敏感的位置上，我根本抵挡不住这样的冲击，婉转的叫床声不受控制地从喉中迸发出来，夹杂着一丝丝疼痛的快感从身体深处涌上心头。还不到半小时，我已经来了三次，从自己小龟头里涌出的精液喷得自己和他一身都是。但他就像浑然不觉一样，依然保持着稳定而有力的冲击，足足折腾了我一个多小时，才心满意足地把精液射进我的身体里，而这时我的下身早已经酥软得动弹不了了。

顾峰射完精后就瘫软地趴在我身上，头枕着我的乳房，压得我动弹不得。我抚摸着这个男人汗湿的头发，粘稠的液体从我身下缓缓流出，从容地享受着这种慵懒惬意的感觉，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忽然听到肚子里面咕地一声，这才想起我们还没吃晚饭，于是娇声说道：“亲爱的，我饿了。”顾峰抬起头来，揉揉眼睛说道：“是吗？那我们洗澡吧，洗完澡吃饭。”我嗯了一声，顾峰从我身上下来，我想从床上起来，可是软软地使不上力气，于是向顾峰伸出双臂，顾峰笑着把我从床上抱起来，我的胳膊勾着他的脖子，一起进了卫生间，洗了个鸳鸯浴。

从卫生间出来，我们换上睡衣来到客厅，我靠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一边看电视一边说道：“峰峰，我们吃什么？”“饺子啊。”“好啊，你给我包。”我本来以为他是开玩笑，都这么晚了怎么包饺子，没想到他拉开冰箱，真的从里面取出了一大盘生饺子，不是超市里卖的那种袋装水饺，而是货真价实的手工水饺。我吃惊地看着那盘饺子，说道：“这是你包的？你什么时候学会包饺子了？”顾峰脸上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丝笑容，说道：“我一直都会，不过这些不是我包的，是我们所里的战友们过年聚餐包饺子的时候专门给你包出来留着的。”我又被搞糊涂了：“给我包的？为什么？”# C- x' j) Y5 U: w3 ]$ ~3 U& @

顾峰说：“为了感谢你的鸡汤。那天你走了以后，我把鸡汤端到预审室里。你不知道，一闻见鸡汤味，大家都香得不行了。最绝的是我们抓的那个骗子，立马眼睛就直了，脸上装着不露声色，但是眼睛就没离开过那锅，我就说，要是他招了的话，我就给他一碗鸡汤，他一开始还死撑，后来大概是实在又饿又馋，终于狠了狠心，说只要给他鸡汤，杀他头也认了，就一口气全招了。”

“后来呢？”我说，“你给他了？”+ E9 Z! I+ |, c2 A( S

“嗯。”顾峰点点头，“不过就给了他半碗，就那么一锅汤，都给他喝了我们喝什么呀。剩下的汤和鸡都让我们吃了，就为了这个，大伙说要谢谢你，不是你的鸡汤，那天还不知道要审到什么时候，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成就感，以前从来没有人谢过我，原来，被人感谢是这么快乐的事情。我笑道：“那你就回去替我谢谢大家了，大家的好意我全收下了，不许你吃哦。”顾峰笑着说好，然后亲了我一下，就端着饺子去厨房煮了。不大功夫，热气腾腾的饺子就出了锅，自然，我不会吃独食的，我和顾峰坐在一起一边吃饺子一边看电视。就在这时，我听见我的手机在响，于是起身到衣架上自己的小包里取出手机，一看来电显示，竟然又是阴魂不散的王局，我本来就不愿意接他电话，这个时候打来更让我觉得讨厌。我拿着手机走到顾峰身边，不满地说道：“你看，这个王局又给我打电话了，这几天一个劲地不是发短信就是打电话，烦死了。”顾峰说：“我知道了，你先接吧。”我按了接听键，把手机贴到耳边：“喂，王局。”2 w0 L: @\* r7 h

“喂，琳琳啊，干吗呢？”王局油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W) D\* ]\* T5 M+ u9 g: ?% [% a

“吃饭呢，您吃了吗？”

“是跟小顾吧，嘿嘿，怪不得我发了那么多短信你都没回。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啊，还可以。”我心不在焉地答道。

“这样啊，最近有空没有啊？这不最近有点时间吗，我想请你和小顾两个人，还有李主任，咱们一起出去玩两天，你看怎么样？”

“这个啊……”我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邀请，看了顾峰一眼，他正看着我，我捂住手机下面，小声对顾峰说：“峰峰，王局要请我们出去玩，你说答应他吗？”

顾峰点点头说：“答应。”我心里有点不愿意，又问了他一遍，顾峰仍然肯定地让我答应王局，我没有办法，只好松开手机下面，说道：“好啊，什么时候？”7 i3 d( D, L; d, [% \_3 s: b' J

“就这几天吧，具体我再打电话通知你们，好了不打扰你们吃饭了，白白。”王局说完，挂上了电话，我把手机收起来，坐回桌子边，对顾峰笑道：“看来今年内你就能混个副局长什么的了，成天和领导一起玩，关系那是铁铁的。”- j2 A: B7 m8 N( I

顾峰只是苦笑了一下，继续吃着饺子。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面沉如水，我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忙问道：“你怎么了？”顾峰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可能去不了了。”我说：“去不了就不去了，我这就给王局打电话，正好我也不想去。”说着就要去拿手机，顾峰却说：“别，你坐下，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我去不了了，你还得去。”

我大惑不解：“你都不去了，我去什么呀？”8 S9 J: S+ X' {4 I3 z

顾峰说道：“你去替我陪陪他们。”

我说：“我不去，那多没意思，成什么了呀？”

顾峰摇摇头：“不行，你必须去。”; O5 K, f/ ^# ]! T. M

我实在不明白他什么意思，说道：“你吃错药了啊？让我跟他们去玩，那俩人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不怕我吃亏啊？”

顾峰沉默了几秒钟，说道：“琳琳，我们市局里今年过完年要有人事上的调整，桥西分局有一个副局长的位置可能要空出来，我在一线工作的工龄已经够了，王局也说过像我这样有一线丰富经验的干部要优先考虑，但是这个位置竞争得很激烈，光我知道的就有三个人，和他们相比，我什么都不占优势，只有和领导关系好这一点，王局也答应会帮我说话，但是……”  E& d+ z- }% n9 \_+ [

“但是什么？”我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一些东西，然而我不愿意随便猜测下去，仍然还是想听顾峰亲口说出来。果然，顾峰说道：“王局虽然答应帮我说话，但是他也暗示过我好几次，需要我向他孝敬一点东西。我给他送过钱，送过礼，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够，我实在不知道该给他送什么了……”

“所以你就想要送我是不是？”我终于抑制不住，一下子站了起来，冲他大声喊道：“顾峰啊顾峰，我从来没想到过，你会是这种人。送钱送东西也就罢了，你连自己的女人都送，你还像个男人吗？”紧接着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又大声喊道：“我的手机号，是不是也是你告诉他的，你说，你说呀！”

顾峰急忙站起来，扶住我的肩，我狠狠一扭身，把他的手抖下去，顾峰也不敢再强扶我，只好站在那里说道：“琳琳，我知道，我不该这样做，可我真的是没办法呀，我已经三十八岁了，再不往上升一升，就只能在基层干一辈子了。琳琳，现在只有你能帮帮我了。我……”8 c+ i! J, b9 \_2 w9 U\* c

“滚！滚开！闭嘴！”我喊道，“你就是这么当警察的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和我说过什么？要当一个好警察。可现在，你为了升官发财，你连自己的脸都不要了，不好好抓贼，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拍领导马屁上，你摸摸自己的伤疤，你对得起你们老队长临死前给你的托付吗！”/ w2 p7 V' S0 Y5 Y4 k& h8 e) F

“队长？哈哈哈哈！”顾峰突然大笑起来，脸上却笼罩上了一层悲伤的表情，十分诡异，我不由得后退了一步。笑声刚落，顾峰忽然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流泪，心一软，差点想上去帮他擦眼泪，可马上又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冷冷道：“你哭什么？笑什么？一个大男人，又哭又笑的，别指望用这个来打动我。”

“打动你？”顾峰冷笑一声，脸上仍然流着泪，说道：“你以为我是为了打动你？你错了，我哭是因为我想起了队长，我笑也是因为我想起了队长。没错，我告诉过你我和老队长的事情，可是还有一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你。”

“什么事情？”3 \_; R+ f1 Y! z$ M  |2 e! y" Z- e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队长出殡那天，有三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来给他送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三个女人和四个孩子向法院起诉要和队长的妻子一起分割队长的财产，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队长在昆明有五套房产。而这四个孩子全是他的亲生孩子。”顾峰盯着我说道，他的眼神让我觉得浑身一阵寒意，这是和他交往以来从没有过的。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顾峰接着说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们审讯那个贩毒团伙的时候，才知道队长在道上黑吃黑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们后来才知道队长靠向上级送钱送礼，把他私吞毒款和赃物的事情压了很多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队长一直升不上去，不是他不想升，而是他知道升上去之后再像这样黑吃黑就不方便了，断了他的财路。这些，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摇摇头，顾峰说道：“当我知道这些以后，我才终于完全明白了他为什么说要我当一个好警察，他是不想我再走他这条路。”+ G- p2 E, ]' o) L$ i6 v, V

“可你呢？你还是辜负了他。”我说。

“是的。”顾峰点点头，说：“他没有想过，当我知道他的这些事情之后，我就根本不可能再遵循他的嘱咐了。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句话吗？每个人都没你想像的那么简单。队长在工作上无可挑剔，对弟兄们肝胆相照，可在这方面，他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坏榜样，我怎么可能凭他的一句话就一直坚持下去？最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安，可是一想到我最尊敬的队长也做过这些事，我心里就渐渐地平衡了。现在，我几乎和当年的他没什么区别了，从这方面说，我也不算是辜负他。”+ Y4 M% u0 \! ?; g/ f' w

我一时无言，顾峰又说道：“琳琳，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其实，我也犹豫过，你那天给我送鸡汤的时候，我真的不忍心再这样下去了，你对我这么好，我……可是我真的是没办法呀，身在这种地方，周围都是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我不这样做就要被别人踩下去。琳琳，这次你帮了我，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好好地对你，那个发廊，我的那一半股份不要了，全都转给你妈，还有那个首饰店……”# S8 A5 H1 s" w\* u. I[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不要再说了。”我打断他的话，“就算我肯帮你，你有没有想过，我还不是真正的女人，到时候王局发现了，不光你升不上去，可能还要对你加倍厌恶，到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你不用担心。”顾峰似乎发现了我语气上有一丝松动，连忙说道：“实际上，如果你是真正的女人，也就不用你去了，我随便让别人帮我找十个八个送给他都可以，可是惟独你不一样。王局曾经有一次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起过，说是他老婆去泰国和人妖照过合影，那人妖一个个都真漂亮，不知道和人妖睡觉是什么滋味……”6 }2 \0 d" b) [) g% \_7 S

“啪”地一声，我一记耳光重重地扇在他的脸上，自己眼前早已是泪光模糊一片。我从小到大，最忌讳的就是“人妖”这个词，这个词在我看来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特别是在完全女装和服用激素后，更是一直把自己当作女孩子，虽然明知道自己和人妖没什么区别，可是还是尽力让自己不去往这方面想。现在顾峰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赤裸裸地摆出来，让我根本无法接受，实在是忍不住了，我真想对他大喊：“这是我第一次动手打人！第一次！”可是愤怒到极点的我却什么也喊不出来，只是站在那里气得浑身直哆嗦，几乎站不住脚。

顾峰这时也楞住了，大概没想到我会动手打他，过了一会儿，他才又开口道：

“琳琳，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是我错了。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你的情况我都告诉过王局了。算我求你好吗？琳琳，我求求你帮帮我。”' c! i# y- O, S

我擦了擦眼泪，看着顾峰，他脸上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眼神中甚至露出了一丝乞求的光，我忽然觉得这个男人是这样的陌生：这是那个曾经用强力夺走了我作为男生的第一次，又用他的雄性魅力让我自愿奉献出作为女生的第一次的男人吗？这是那个在坏人面前威风八面而又通吃黑白两道的男人吗？这是那个浑身散发着成熟和雄壮的气息让我心醉神迷的男人吗？现在的我面前，只有一个为了向上爬而不择手段不顾脸面的小官僚，一个为了升官而向别的男人献上自己女人的窝囊废，一个费尽口舌劝说自己的女人去和别的男人睡觉的无耻之徒。我顿时觉得我长久以来一直依靠的一座山峰崩塌了，一下子瘫坐在身边的椅子上，浑身无力。: X5 F2 @9 c3 ^- |5 z, A; v& B5 d

顾峰看我不说话，又说道：“琳琳，我知道，这一次委屈了你，其实，这对你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你还这么年轻，总这样跟着我也不是办法，那样会耽误你的，你应该想办法再往上走一步。王局位高权重，下一步可能就要进市委里当重要领导，可能还会当副市长。你要明白，你的身体，可以用来交换很多东西。如果你能攀上他这根高枝，对自己是一个机会，将来也许……”

“别说了。”我无力地挥挥手，说道，“今天我什么也不想听了。我要回家了。”顾峰急忙说：“别这样，琳琳，琳琳，咱们有话好商量……”我摇摇头，扶住椅背，勉强站起来，推开身边的顾峰，走到衣架旁取下自己的衣服穿好，挎上小包，走到门边，忽然想起一件事，于是转身问顾峰：“上次在KTV里，如果不是我吐了，是不是他们对我做什么你都不会管的？”0 c0 a7 Z, g' l; A- e" W& M

顾峰脸色铁青，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点了点头。我伸出一根手指指着他，一字一字地说道：“你要永远记住，你拿走了我两个第一次，你欠我的！”说完，转身拉开门，走进楼道里。3 e\* D+ V  M' H1 H\* A

“琳琳！”顾峰在我身后叫道，我停住脚步，扭过头去，看见他站在门里，眼神中充满了乞求和期待。我叹了口气，说道：“你回去吧，那件事，我会考虑的。”

“拜托你了琳琳，全拜托你了，谢谢，谢谢，琳琳我爱你，琳琳你真是个好女孩……”顾峰一连串的感谢声在我身后跟随着，语气如逢大赦般地谦卑，我头也不回，一路下楼，几乎绊倒在楼梯上，一直到了楼下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快步走出小区，到街边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只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越快越好，甚至于连哭的冲动都没有。[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回到家里时已经九点半了，妈妈奇怪地问我不是到顾峰那里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撒了个谎说他有紧急任务，我一个人不敢在他家，就回来了，妈妈哦了一声，看上去不是太相信但又不打算追问下去，只让我准备睡觉。我洗了把脸，回到自己的房间，脱掉衣服钻进被窝，直到这时，我的眼泪才终于掉了下来……

三天后，早上七点，我背着一个杏黄色的双肩包站在小区外的马路边上，车流人流在我面前来来往往，交织穿梭，我却心如止水，熟视无睹。

我在等王局。

这三天，我想了很多，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回想着从认识顾峰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这个男人给了我最初的伤害，也给了我最初的甜蜜。他的怀抱，曾经是我最惧怕的虎穴，却又是我最安全的港湾。他给我的记忆，有痛苦也有幸福，第一次的失身是我最可怕的梦魇，可当我认真地比较过后，我还是觉得，他给我的幸福要远远大于他给我的痛苦，毕竟，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与被爱，是他让我体验到恋人之间的美好。在肉体上，他只带给了我一次伤痛和凌辱，却送给过我无数次激情和欢愉；在心灵上，他更是用他的怀抱和甜言蜜语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不管这里有有多少真诚，多少虚伪，但却是实实在在地让处于迷茫和无助中的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依靠。当我把这一切想通之后，我拿起电话，拨通了王局的号码……

“吱”地一声，一辆黑色帕萨特停在我面前，打断了我的思绪。车窗缓缓摇下，王局带着一脸奸笑，从车里伸出头来：“琳琳啊，让你久等了，快上车吧。”我装作惊喜的样子道：“哎呀，王局，你怎么搞的嘛，让人家等了这么久。”一边说着，一边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帕萨特的真皮后座很宽大，比起顾峰的旧桑塔纳要舒服许多。我刚刚坐稳，就听王局在前面问道：“琳琳啊，小顾没和你一起来吗？”我暗骂一句虚伪，嘴上却说道：“他呀，今天临时有事去不了了，说让我陪您好好玩一玩，回来给他讲讲就行了。”王局嘿嘿一笑，说道：“是吗？那就别坐后排了，坐前面来吧，前面宽敞，这车后面有点低，怕你坐着不舒服。”[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这老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连傻瓜都清楚，可是我又不能点破，只能答应道：“好啊。”于是我下了车换到前排，坐在了王局的身边，王局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王局，李主任呢？”王局哦了一声，说道：“李主任还有事，一会儿他开车从后面赶过来。”说着发动了车子。

车子沿着新华大街一路驶出了市区，在市区边上上了高速，但没过多久就又下了高速，拐上了一条普通的公路，路边的路牌上标着前方三十公里处我们的目的地——黄龙温泉山庄。这里地处荒僻，两边的路基下都是农田和村庄，路上也没有多少车。我和王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会儿天后，觉得有点乏，就向后靠在椅背上，合上眼想要眯一会儿，刚放松下来没多久，忽然觉得腿上有点异样，我睁开眼一看，下身齐膝的皮裙不知什么时候被撩开了，王局的一只手已经放在了我穿着黑色保暖裤的大腿上，正在轻轻抚摸着，看见我醒来，王局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我故作生气地白了王局一眼，娇嗔道：“王局，您真是讨厌死了。”听了我的话，这家伙反而来劲了，他淫猥地对我一笑，在我腿上狠狠捏了一把。我“哎哟”一声，在王局肩上轻轻一捶，说道：“王局，您好坏，人家不理你了。”说着扭过身去，又闭上了眼睛。王局嘿嘿一笑，手又摸上了我的大腿，我只装作不知道，任他随意乱摸。没想到他摸了一会儿后又把手伸到了坐位后面，放在了我的屁股上，我也只好继续装睡，偶尔扭动一下屁股，躲避他过分深入的肥手。3 o% h! t5 D, F7 t9 q\* V

就这样，在双方心照不宣的调情中，三十公里的路帕萨特足足走了半个小时才驶进了黄龙温泉山庄气魄雄伟的大门。这座度假村位于一个山窝窝里，环境幽雅且位置隐秘。一进大门，就能看见度假村的几幢仿古楼巍然耸立的楼尖，正对大门的是一个大大的假山喷泉，虽然冬天还没有过去，但是假山上已经是清水横流，想来是地下的温泉水。绕过假山后，面前豁然开朗，一个足有几千平米的停车广场出现在眼前。广场被常青的松柏围绕，沿着边上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车，远远地可以看见在一辆红色的马自达边，一个瘦高的男人穿着黑色风衣，正靠在车上抽烟。王局熟练地驶向广场边上的停车位，就在接近停车位的时候，我认出那个穿风衣的男人是李主任，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超上来的，看来等的时间不短了。看见我们过来，李主任猛抽了几口烟，然后把烟头甩在地上踩灭，紧了紧大衣的领子，向这边迎过来。) Z/ z6 D- I/ p- g7 y) g

王局把车停在与红色马自达隔着两个车位的位置上，我们熄火下车。李主任站在车边上和王局握了握手，但对我只点了点头，然后对王局说道：“王局，都安排好了。昨天晚上跟刘经理定的房间，还是老地方。”王局嗯了一声，说道：“那咱们就还是先住下，完了逛逛，中午吃饭，下午休息休息再玩，你看呢？”李主任说道：“行，那咱们走吧。”说着，冲我招招手，示意我跟上。我们从停车场边的一条便道向山庄深处走去，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王局和李主任两人边走边聊，我在一旁插不上嘴，只能一边听一边想自己的心事。我们三个人走在一起，看上去和普通的单位同事没什么区别。便道很长，我们足足走了有二十几分钟，拐过一个弯后，面前赫然出现了几排西洋风格的别墅式建筑，与前面看到的中国式仿古楼截然相反。这时王局转过脸来对我说道：“琳琳，走累了吧？咱们这就到了住的地方了。”我笑道：“不累，跟王局和李主任在一起走，听着你们聊国家大事什么的，我也在学习呢，累什么呀。”王局听了，对李主任一笑说：“琳琳这小嘴真会说，这两天咱们就好好见识见识琳琳的嘴上功夫了。”我顿时羞得满面通红，半怒半娇地在王局肩上锤了两记粉拳。

说话间，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走进了别墅区。我原本以为这里都是独栋别墅，但当我们走进其中一栋时才发现这里其实也是和普通酒店一样的多房间宾馆。李主任和前台简单说了几句后，接待小姐把两张房卡交给了李主任。我们的房间位于四楼，也就是顶楼的最东侧，从电梯里出来后，在铺了柔软地毯的楼道里一直走到头，再拐个弯，就是我们的两个房间，419和420。两个房间门对门，不和其它房间相邻，从房间向外望去，外面是个非常广阔的专业跑马场，不过因为是淡季，跑马场上既没有人也没有马，实际上这里可以算是最僻静的两个雅间。

李主任安排我住在420，他和王局住在419。我打开420的房门，走进屋里，发觉这里空间非常大，装修和陈设都十分豪华。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房间中心的那张大床，面积几乎可以睡三个人。除此之外，地毯，水晶灯，实木家具，宽屏彩电及DVD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架钢琴。我好奇地走过去弹了几下，琴键发出悦耳的叮咚声。我不懂音乐，弹了弹就没了兴趣，转而找到遥控器打开了电视，然后把包扔在椅子上，脱掉外套，躺在床上看起电视来。其实虽然眼睛看着电视，心里却一直在想着今天该怎么对付这两个老家伙。对这两个人，我心里并不是太有底。说穿了，我还是个不到十七岁的孩子。虽然经历很多，但是和他们比起来无疑还嫩得很。一会儿将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是我无法预想的。想了半天，也觉得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_7 ~4 ~+ T% C! z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主任来敲我房间的门，叫我出去一起吃饭。餐厅在别墅区的最后一排，是一个非常宽大的自助餐大厅，想来旺季的时候应该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但现在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食物的花色种类也不是太多，不过仍然看得出来做得很用心。我本就不是很饿，心里又有事，胡乱吃了一点就吃不下了，李主任和王局一边招呼我吃，一边自己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盘又一盘。这里很罕见地不供应酒，算是比较让我庆幸的一点，不然要是他们让我喝酒的话可就不好办了。

吃完饭之后我们各自回房休息，下午大概两点多的时候，又有人来敲门。这次站在门外的是王局，一见我睡眼惺忪的样子，他笑道：“醒醒吧，小美人，咱们一起去泡温泉。”我正要答应，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说道：“不行，怎么泡呀，我没带泳衣。”王局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说：“我早就想到了，我给你带了一件，就是不知道合不合身。”说着，他往后一回头，喊道：“老李，老李，把那件衣服给琳琳拿出来。”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就见李主任从419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走过来递到王局手上，王局把袋子塞给我，说：“你先试试吧，看看合不合适。”我拿着塑料袋，想推脱也没法推脱，正在这时我又想起一件事，于是说道：“有泳衣也不行呀，我这个样子，哪能用女更衣室呢？”王局嘻嘻一笑，说道：“你在这里换上不就行了么，一会儿回来再脱。”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又把我给堵住了。我没有办法，只好假装嗔怪地说：“那你还不快出去，人家要换衣服啦。”说着，轻轻把他推出门外，关上了房门。! U0 X4 y: Z) e8 w. `

我从塑料袋里拿出泳衣来，果不其然，是那种最原始的比基尼，除了三点之外几乎都露在外面，而且居然是豹纹的。尽管我早就不是什么纯洁的姑娘，但是要我穿这样的东西，还是有些难为情。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下决心穿上，外面王局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敲了敲房门，我连忙喊道：“等一下！”再看看自己手上的泳衣，狠了狠心，解开了衣扣。

半个小时后，我穿着比基尼，站在温泉浴大厅的池水边上。水汽氤氲，偌大的池子里只有我、王局和李主任三个人，这么少的人，让我略略放宽了些心，倒不是怕人多不好意思，而是怕藏在比基尼里的那一小团肉被人看出来，虽然这几年下来，我原本的器官已经萎缩了不少，但是仍然还是比真正的女孩子那里要膨大得多，受到刺激时仍然会有反应。为了防止露馅，我在比基尼里面又多穿了一条小裤裤，这样一来，这条小裤裤肯定会报销，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王局和李主任每人只穿一条泳裤，已经在池子里泡着了。王局靠在池壁上向我招手：“来，别怕，下来。”我小心翼翼地用脚尖试了试水温，稍微有点烫，犹豫了一下，被王局看了出来，他立刻从池壁上起来，从池子里向我走来，伸出双臂说：“没事的，下来吧，我扶你。”我赶紧说道：“我自己来。”一边慢慢地坐了下去，把两条洁白的小腿浸入到池子里，但王局已经走了过来，拉住我的手，说道：“整个都泡进来才叫泡嘛。”说着，一只手已经扶住我的腰，半拉半搀地把我拽进了池子里。池里的热水一下子烫得我“哎呀”叫了一声，全身一缩。王局忙说道：“怎么了？”顺势把我一下子搂在怀里，我猝不及防，两手本能地撑住王局的身体，不想让他抱得太紧，但王局毫不犹豫地拨开我的手，让我的整个身体都靠在了他的身上，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再反抗了，只好任由他搂着我沿池壁走到刚才他坐的地方，两人一起坐下，把全身浸在水里。和顾峰的坚实厚重不同，王局的身体大概是养尊处优久了，感觉软软的。刚一坐下王局的手就开始不老实，来的路上被他摸了一路大腿，现在他又开始摸我的屁股。比基尼泳裤的布料前多后少，大半个屁股都露在外面，被王局的肥手实实在在地盖在上面，感觉像是有蛇在屁股上爬一样，浑身不自在，王局却惬意地半闭上了眼睛，时不时还在我屁股上不轻不重地捏一下，拍几拍，一脸沉醉的表情。我偷眼看了看一边的李主任，他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只顾自己泡着，时不时往身上撩水，连看都不往这边看一眼。5 \_3 t8 K) p& W, \_6 z: s

我靠在王局怀里，简直像是被关在了笼子里，感觉时间真是难熬，不过王局可能也是顾及李主任在，虽然我的屁股被他摸了个够，总归还是没有下一步动作，甚至都没有伸进泳裤里，只不过是把我全身上下露在外面的肌肤都摸了一遍。泡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才从池子里出来。出来时王局盯着我的身体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道：“这么好的身材，不是女人，真的太可惜。”

上来以后我在女浴室里穿着泳衣马马虎虎冲了冲，本想和王局他们一起回住处，没想到王局却还有新的活动项目，他提议大家一起去山庄的游乐中心去玩一玩。李主任自然不会反对，而我也只好跟着，本来温泉泡过以后身体软绵绵的，很有些想休息，但是既然来到这里，就只能把这些家伙陪好。于是跟着王局和李主任，我们又到了温泉大厅后面的游乐中心。游乐中心有四层，不过现在只开放了两层。一层是射箭、射击、壁球，还有我听都没有听过的沙狐球。二层则是KTV。王局和李主任兴致勃勃地到射箭场上每人要了十支箭，不过虽然有工作人员指导，他们还是每人只射中了一两支。我则根本连弓都拉不开，只好看着他们射，射中一支我就给他们拍手鼓掌，吹捧一番。不过，射击的时候，他们的成绩就好了许多，虽然两个人都已经离开基层许多年了，但是射击的功底还在，几乎是枪枪上靶，李主任居然还打了一个十环。毫无例外地，我又成了旁观者。直到打壁球和沙狐球的时候，我才和他们一起玩了一会儿。这次轮到李主任作壁上观，我陪着王局先打了一会儿壁球，手上戴着沉重的手套让我打了一会儿胳膊就抬不起来了，而沙狐球我根本就不知道规则，工作人员讲解半天我也是云里雾里，只好胡打一气，好在王局根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陪他打他就已经很满足了，这才勉强应付过去。) n6 R- u# o/ o, m, a

原本还打算去二楼的KTV玩一会儿，但是当我们从沙狐球馆里出来的时候，外面已是暮色沉沉，再去KTV的话，出来就太晚了。王局显然不愿意误了“正事。”，于是提议大家去吃晚饭。吃完晚饭出来，天已经全黑了，四周黑压压一片。这里远离市区，加之今天天气好，仰望夜空时，繁星格外灿烂。星光下，三个各怀心事的人走在一起，自下午以来第一次默默无语，王局和李主任连他们常挂在嘴边上的国家大事也不谈了，周围除了风声就是我们的脚步声。我忽然莫名其妙地想笑，我知道刚刚白天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戏，一场每个人都是演给自己看的戏。这两个男人的兴趣原本就不在游玩和泡澡上，却还要装着很兴致勃勃的样子，心里在急切地等着天黑，因为只有天黑下来他们才敢卸下伪装，即使是只有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一样。我一个不男不女的小妖精，十七年来尝尽辛酸，虽然拥有一副美丽的躯壳，活得却不可谓不苦不累，然而和我相比，这两个高高在上的男人，活得又何尝不累。人为什么总是要自己折腾自己呢，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想到这里，我甚至有点后悔那天不该打顾峰那记耳光。他的话的确刺痛了我，但却也让我从美梦中醒了过来，明白了自己到底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该谢谢他的。

带着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我们回到了住处。一进房间，我就先脱掉了衣服，把里面的泳衣和湿透的小裤裤脱了下来，然后进卫生间把下身彻底冲洗了一遍，下午打壁球的时候那条湿内裤在里面弄得我非常不舒服。洗完后我裹了条浴巾从卫生间出来躺在床上，准备就这样等着，转念一想，还是从床上起来，到背包里找了一套新的内衣裤换上。这是一套红色蕾丝边的内衣裤，并不是我喜欢的颜色，但是很性感。换好以后，我拉开床上的枕头躺下，往身上盖了一条薄毯子，到了这时，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躺了一会儿之后，迟迟听不见敲门声，居然觉得有点无聊，于是打开电视，好死不死居然正在放李亚鹏版的《射雕英雄传》。周迅的声音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正打算换个台，就在这时，一直在等待的敲门声终于响了起来。

我放下遥控器，起来用毯子裹住身体，走过去打开房门。一身睡衣的王局站在门外，金丝边眼镜熠熠生辉，手里还提着一个黑塑料袋。看见我的样子，王局脸上顿时堆起一片淫笑：“小琳琳，等急了吧。”我忍住厌恶，装出一副娇笑道：“说什么呢，不给你开门了。”说着，作势要关门，王局连忙道：“别生气嘛，我说错了。”边说边把肥胖的身体挤了进来。我刚一关上门，王局就急不可待地用一只手搂住我，把他肥厚的嘴唇压在我的嘴上，狠狠地亲了一下后，说道：“上回在市里没尽兴，这次我可要好好享受享受了。”说完，他把手里的袋子放在床上，然后自己爬上床去。我正要跟着一起上去，王局却抬起一只手说：“等等，你先别上来。”我问：“怎么了？”王局说：“你会跳舞吗？”我摇摇头。王局看上去有点失望，随即又说道：“那也没关系，你在地上给我摆几个姿势看看。”我恍然大悟：这老流氓是想要慢慢地玩赏，看来玩的女人实在是不少了。但是摆姿势，又摆什么姿势呢？我想了想，只记得在学校里学的广播体操和在电视里看过的健美比赛里的那些人摆的姿势了，于是我先两脚交叉站立，一手捂住胸口的毯子，一手放在头发上，上身向床的方向扭了一个姿态，看着王局。王局靠在床头上，笑吟吟地看着我说道：“不错，继续。”我又把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腰侧，身体向着床侧弯下去，眼睛则向着王局飞了一个媚眼。王局脸上的笑意更浓了。或许是这几下动作让我找到了感觉，我忽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真实的谎言》里施瓦辛格的老婆跳脱衣舞的那场戏，心里顿时有了底。我把两手放在胸前，扭动身体，手则做出抚摸乳房的动作，然后边扭边向下摸去，到小腹后两手交叠在一起，在下身前交叉摆动了几下。这时毯子快要从身上落下来了，我赶快又抓紧毯子，把双臂抱在胸前，在地上转了几个圈，然后忽地一下把毯子从身上扯了下来，露出了我一身的红色内衣。

我一手拖着毯子掩住下身，一手放在头顶上，扭身斜眼看着王局。他脸上的笑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目瞪口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这眼神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媚笑道：“王局，还继续吗？”王局木木地点了点头，干涩地说出两个字：“继续。”我微微一笑，转了个圈，顺势把手上的毯子抛到床上王局的怀里，然后踢掉脚上的拖鞋，光脚踩在地毯上，双手在头上合拢，扭动起腰肢来，圆润的臀部左右甩动。我边扭边在地上慢慢转动着身体，王局脸上的表情完全僵住了，双眼像是要喷出火来。在王局灼热的目光中，我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一只架子上的烤鸡。我在心里冷笑一声，慢慢转成背朝王局的方向，双手伸到背后，让王局清楚地看到我解开胸罩扣子的动作，然后又慢慢转过身来，让胸罩从肩上自然而然地滑落到手中，露出我小巧尖翘的乳房，火红的胸罩在三根春葱般的白嫩指尖上绕了绕，随即轻盈地飞向王局。

王局接住胸罩，把脸埋在罩杯里深深地一嗅，我甚至可以听到他抽动鼻腔的声音，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已经用两根指尖挑开了内裤的带子。正当我晃动着臀部，准备把内裤也解下来的时候，王局突然喊道：“等等！”我不解地停下来看着王局。只见王局把手里的胸罩扔在一边，从床上爬了下来。他走到我面前，盯着我从上到下地端详了一遍，然后颤抖着伸出一只手，按在我的乳房上。我没有反抗，静静地感受着他汗湿的手心，王局却仿佛如释重负般长出了一口气，手按着我的乳房轻轻揉捏。忽然，他一把将我横抱了起来，走到床边，将我放到了床上，自己解开睡袍扔到一边，然后也爬了上来，灯光下，他肥胖的身体泛着一层油光，腹下的一丛黑毛中，短粗的阴茎时隐时现。王局趴在我两腿之间，把我的内裤带子完全解开，然后抓住内裤腰向下慢慢拉开，我隐秘的下体就这样一点点暴露在他的眼前。他的眼中放射出惊喜的光芒，只把内裤扒到我膝下，就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到我的腹下，扒着我的大腿，从稀疏的草丛间扶起那支白里透粉的小小鸡头。“真的有……真的有……”他含混不清地嘟哝着，“太漂亮了，太可爱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扒开鸡头上的包皮，露出粉红的圆头，忽然，毫无预兆地，他用手指弹了一下我的鸡头。“啊！”我禁不住痛得尖叫一声，顿时捂住了小鸡鸡，两腿本能地合拢，紧紧夹住了王局的手，侧过身去。王局却像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一样，嘻嘻一笑，把我的身体翻转过来，再一次扒开我的双腿和双手，我半是撒娇半是生气地说道：“王局，不带你这样的，弹坏了怎么办？”王局笑嘻嘻地说道：“弹不坏，弹不坏，我手下有准头的。”说着，作势又要弹，我“哎呀”一声，捂住了下身，王局笑道：“看把你吓的，不弹了，不弹了。”边说边拉开了我的手，然后把我挂在膝上的内裤一扒到底，从脚踝上扯了下来，扔到一边。

这时我才发现，因为紧张和疼痛，我的小鸡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直立了起来，在草丛中颤悠悠地晃着。王局用两根手指轻轻捏住它，张开嘴把鸡头吸入口中。“嗯哼……”我发出一声惬意的呻吟，舒展开身体，双手握住了枕头。王局像一条贪吃的狗般吮吸着小鸡头，像是要从里面吸出什么一样，疼痛消退了，代之以久违的麻痒，从鸡头上慢慢扩散，融化在身体里。但没等我完全放松下来，王局又使出了新的花招：他像掰女人的下体一样，轻轻地掰开了我小鸡头紧闭的双唇，接着把自己的舌尖伸进那道窄缝里舔了一下。“啊！”鸡头上传来的强烈刺激让我又是一声尖叫，屁股不由自主地向上抬起，双腿一阵痉挛。王局没等我缓过来，就紧紧抓住我的小鸡鸡快速地捋动起来，我措手不及，想拦住他的手已经来不及了，一波波快感涌向全身，让我无力反抗。王局一边捋，一边不时又掰开我的鸡头舔舐几下，我毫无办法，只能咬着牙任他摆布，可就是牙也咬不住，这种双管齐下的手法造成快感涌来的速度远远超过我的承受能力，没多久，我就感觉支撑不住了，勉强说道：“王局……您……您慢点……慢点……”谁知王局一听，手上动得更快了，另一只手也加了进来，从我的屁股缝里伸进去，食指的指尖一下子就顶在了我的蜜穴口上，这下彻底让我崩溃了，双脚在床单上踩着，断断续续叫道：“王……王局……我……我受不了……啊啊……啊……受不了……啊……啊！”随着我一声哀叫，从小鸡头里一股接一股地喷出了稀亮的精水，我顿时一下子瘫软下来，躺在床上不停地喘息着，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王局坐在我身边，一面用床单擦拭着我喷到他手上的精水，一边笑嘻嘻地看着我。, G5 a+ M8 }& V, W& I$ \# V

好半天，我才缓过气来，不由地白了王局一眼，佯嗔道：“王局，不带你这样的，玩得人家软软的，还怎么玩嘛。”王局淫笑道：“怎么样，滋味儿不错吧。我也是第一次玩人妖，没想到你这么敏感。顾峰这小子还真他妈有艳福。”

“人妖”两个字微微地刺痛了我一下，但后面王局的粗口却让我意外，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粗口，从他这样貌似教养良好的人口中说出，反差实在太大。我暂时压下心中的想法，对王局笑道：“再有艳福，我今天也是王局的了，他还是比不上王局呀。王局这手弄得比他强多了。”后半段话我是强逼着自己说完的，我真的不想这样说顾峰，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是为了他，才来取悦眼前这个畜牲的呀。3 |( ^! r( x  N. [" V# |$ F, c

不料王局摆摆手，说道：“这算什么呀，也就是给你热个身，下面的才有意思呢。”说着，他从枕边取过那个他进来时提在手上的黑塑料袋，在里面翻了翻，竟然拿出一支粗大的注射器来。我吓了一跳，说道：“王局，你拿这个干什么？”王局笑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说着，又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小瓶来，里面盛了半瓶透明的液体。王局拔开瓶塞，把注射器伸进瓶里，抽光了瓶里的液体，然后下床到饮水机边拔下注射器的推管，从饮水机的龙头里接了多半管温水后把推管重新装上，双手用力摇动着注射器，让两种液体均匀地混合起来，不时对着灯光看看成色，摇了半天，才满意地拿着注射器回到床上，推了我一下说：“趴下，把屁股撅起来。”\* z" v! ?\* A- C" l) X( v0 b

这时我真的有点怕了，扭了一下说道：“不嘛，你到底是要干什么呀？”王局哈哈一笑，说：“这是灌肠液，专门清洁肠道用的，怎么，顾峰没给你做过？”我摇摇头，说：“灌肠干什么呀。”王局说：“灌肠嘛，让你的小逼眼更干净一点，更舒服一点。快，转过去。”我只好顺从地趴在床上，屈起双腿把臀部抬高。王局在我的臀丘上拍了两下，满意地说道：“肥，真肥。”片刻后，我感到一个凉凉的东西顶在了我的穴眼上，敏感的穴肉不由收缩了一下，王局说道：“别紧张，放松点。”说着，用手指把我的臀缝又扩开一点，那个东西趁机侵入了我的后穴，但并没有深入，只是停留在穴口里面一点，接着我就感到一股略带温暖的液体被注入了我的身体。那种感觉有点像平时被顾峰在体内射精，但又不大一样，没有射精那样强劲而有间隔的喷射感。它持续不断地冲刷着我的肠壁，王局还有意地轻轻搅动注射器，让它的射流能冲击到我肠壁的各个方向，一种温暖而舒适的感觉渐渐从腹中散发出来。忽然，射流停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顿时居然有了一种失落感。王局把注射器从我后穴里拔出来，抚摸着我的臀部，笑道：“这个滋味怎么样？”我故意摇摇头，说：“不好，想要解手。”# S3 [7 m0 {) t2 |3 y: ~

“是吗？”王局说着，把手伸到我腹下，按着我的小腹，揉了几揉，我肚子里顿时翻江倒海般地难受起来，刚刚的温暖荡然无存。我一下慌了，说道：“不行了王局，这次是真要解手了。”说着就想起身，王局一下子把我按住：“不行，你一起身，不全漏床上了？”我已经急不行了，说道：“那怎么办？”王局似笑非笑地说道：“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快说呀？”我急切地说道。“保持这个姿势到卫生间去。”

“啊？”我楞住了，保持这个姿势，那岂不是要爬到卫生间去？突然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定是他早就想好的，他就是想要看我这个样子。我恨恨地回头看了王局一眼，他正淫笑着看着我，说道：“快点吧，不要漏到床单上就麻烦了。”我回过头，闭上眼睛长出一口气，既然已经这样，就认命吧。于是我慢慢地在床上跪爬着转过身来，爬到床边，小心翼翼地探下身去。好在床不算太高，我顺利地够到了地面，然后用两只手支撑着，一点点把上身从床上挪下来。这时王局抓住了我的双腿，从床上也帮我慢慢向下推，如同一个“老汉推车”的姿势，一直到两腿完全下了床他才放开。这样，我就跪爬到了地毯上，卫生间就在离房门不远的地方，离床边有四五米的距离。我忍着腹中的翻搅，手脚并用，向卫生间爬去。王局跟在后面，不时轻轻拍拍我的屁股，仿佛在驱赶一头母驴，又像是在驯服一条母狗。我咬着牙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可心里的屈辱却怎么也平息不下来，每爬一步，心里就像被针猛扎一下。从床边到卫生间短短的距离，我却觉得像永远也爬不到尽头一样。( ?6 \_5 z! j  \_/ A! o

终于，我爬到了卫生间的门前，我推开卫生间半掩的门，再也顾不得形像，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到了马桶前，掀开马桶盖，迫不及待地坐在马桶上，顿时穴门一松，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在身下响起，肚子里的疼痛感转眼之间烟消云散。我松了一口气，不由地垂下头，眼前一片发黑。再抬起头来时，却发现王局正站在卫生间门口，笑吟吟地看着我，那种被人看到最丢脸模样的屈辱感又一次回到了我身上。我赶紧向他挥挥手，示意他出去。王局却摇摇头，仍然笑吟吟地看着我。我不便起身，只好坐着跺了跺脚，撅起嘴，向王局作出生气难过的样子，王局看我像是快要哭出来了，这才微微一笑，满足地转身离开，并且关上了卫生间的门。

我在马桶上又坐了一会儿，直等到肠里的液体都排空了，才拿过旁边的卫生纸擦了擦，从马桶上起来，按钮冲水。然后我又用淋浴龙头冲了冲下身，特别是后穴周围，又用毛巾擦干后，这才从卫生间里出来。刚刚的那一场折腾让我腿都快要站不稳了，我一点点挪动着回到床上，看着王局光着身子坐在床上抽烟，注射器已经被收了起来，不由挥动粉拳，轻轻捶了王局几下，说道：“王局，您可真能折腾人，再这样人家就不和你玩了。”王局轻描淡写地笑了笑，说道：“这算什么，更刺激的还在后头呢。”说完，他把还没抽完的半支烟在床边的烟灰缸里按灭，又开始在塑料袋里翻找起来，很快就又翻出一件形状奇特的东西来：这东西通体粉红色，前面是一个姆指大小的椭圆形物体，通过一根长长的导线连到后面的一个手柄上。这次我几乎是立刻就反映了过来：这是我从前在日本录像里看到过的电动玩具。这老家伙居然带了这个，看来这次真是做足了准备，这也意味着我不可能蒙混过关了，必须要让他完全尽兴才行。我看着他手里的电动玩具，忽然觉得，我和这个玩具其实没有多少区别，都是握在别人的手中，由人摆布，一切全都由不得自己。1 E& Y$ W) {8 D. w9 Z/ @. t9 I

王局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心里所想，他把玩具在我眼前晃了晃，脸上的淫笑浮沉如浪：“小乖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么？”我装作迷惑的样子摇摇头，说：“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局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趴下，抬起来。”我顺从地趴下，抬高臀部，回头看到王局爬到我身后，从袋子里摸出一管软膏状的东西，在电动玩具上涂了一些，然后又把一些软膏挤在了我的后穴口上，用手指涂开。软膏凉丝丝的感觉渗入到我的直肠中，让我放松了下来。接着就感觉到一个东西贼头贼脑地顶开密闭的菊穴上软软的嫩肉，硬硬地滑入了我的穴里，往里面钻了一段不长的距离后停了下来，我呼出一口气，让自己一点点适应体内的异物，等待着下一步的进程。只听身后叭地一声响，王局打开了手柄上的开关，那个东西猛然在我穴里震动起来。) |; d5 T% n! w; c5 Y) L; E9 I& [

我没有想到，那个小东西竟然有这么大的震动力，它就像是一只受惊的老鼠一样在窄小的肠道里乱蹦乱跳，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刚刚适应了异物的肠道还是无法抵挡这样强烈的侵袭，刺痛和麻痒同时传来，让我禁不住失声尖叫：“啊……啊……王局……你好坏……啊……啊……停……停下……快停……啊……”但王局没有一丝一毫收手的意思，反而轻轻扯动手里的导线，让振动器在我身体里前后移动，转眼之间整个穴道都被这小东西顶了个遍，没多久我就支撑不住了，全身一软，趴在了床上，可没想到一趴下正好收紧了后穴，振动器被我的肠道紧紧包住，在里面顶得更凶了。我只好又勉强抬高臀部，让它有一点点活动的空间。忽然，我感觉它不动了，这才舒了一口气，总算又熬过去了，不料就在这时，那东西又一下子跳了起来，我猝不及防，又是“啊！”地一声尖叫。就听王局哈哈大笑：“怎么样？好玩吧？”我回头向身后看去，王局手中握着手柄，大姆指正忽前忽后地调着手柄上的滚轮，随着滚轮的前后进退，我身体里的东西也忽强忽弱地跳动着。我正想说什么，王局手上一动，振动器猛跳起来，我顿时发出一连串的颤声呻吟，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过了好一阵，王局才让振动器松下来，但没等我缓过多少气，他又一次让振动器跳动起来，忽而急停急起，忽而长振不止，像是要把我后穴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榨出蜜汁来一样，到最后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又一次趴在了床上，只是这次任它再怎么折腾，我也没法理它了。王局看我的样子不像是装的，这才扒开我的臀缝，小心地把振动器抽了出来，边摸我屁股边说：“我没骗你吧，这东西滋味好吧？“

我过了半天才白了他一眼，说道：“好什么好呀，我都快让你折腾死了，你哪儿来的这么多花样呀？”王局没有在意我的语气已经有些不满，只是笑道：“我的花样还多着呢，这几天都让你尝个够，保证你回去不想顾峰了。”说完，拍拍我屁股，又去袋子里翻东西了。经历了前两次，我心里有点惴惴不安，生怕他这次又拿出什么邪门东西来，不过当他拿出来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不过是一支假阳具而已，紫水晶状的棒体单纯从尺寸上来看，还没有顾峰的大。王局在假阳具上涂了些油膏，然后又把我的两瓣臀肉扒开，缓缓把假阳具塞了进去。由于刚才被振动器折磨了半天，加上这支假阳具本身尺寸也不大，我几乎没什么感觉，但还是装作受不了的样子哼哼道：“王局……人家……人家……哼……不要这个嘛……”没想到只听到哒的一声，肠道里顿时又翻江倒海起来，这才明白这居然也是一支电动的玩具。随着我的一连声呻吟，整支阳具嗡嗡作响，像蛇一样在我身体里搅动起来，它虽然不如顾峰的阳具大，却比刚才的振动器要大得多，搅起来分外有力，使得我刚刚恢复了一点的后穴又陷入疼痛和快感混杂的漩涡里。趁着这个空当，王局爬到我面前，背靠着床头坐下，叉开双腿，左手抓住我的长发，把我拉到他腿间，右手扶起自己肥虫一般的阴茎，往我口中塞去，边塞边淫笑道：“不要那个，我知道你是想要这个，来，尝尝真家伙的滋味。”我别无选择，只能张开嘴把他的阴茎含进去，一股老男人的臭味和尿骚气扑鼻而来，让我几欲作呕。但我知道只有越快让他射出来，我受的折磨才能越快结束，于是我忍住恶心，用双唇紧紧匝住王局的龟头，卖力地上下快速套动，不时用舌头卷裹着他的龟头舔舐一圈，没过多久，我就听见王局开始喘气了，我加快了力度和频率，想让他在我口中射出来，以他现在的年龄和体力，射出一次之后，今天晚上差不多也就到头了。果然，王局顿时就有点撑不住了，“啊啊”地叫出声来，两只手按住了我的头，喘息道：“别动，别动。”我装作没听见，仍然用力地吮吸着，王局不由自主地又“啊啊”叫起来，忽然，他猛地一下子把我的头从他腿间抬起来，“啪！”地一个耳光打在我脸上，一下子把我打得滚到了床的一边，骂道：“他妈的叫你别动你聋了？”0 A9 m& l" a, I0 M

我被打懵了，捂着脸在那里看着王局，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刻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的笑容不见了，取代笑容的是无尽的蛮横与霸道，很久以前，顾峰也曾经这样盯着我看过。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我刚才没有听他的命令停下来，惹恼了他，作惯了领导的人，最恨别人不听他的命令。瞬间，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我该哭一下。可是我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这时王局的怒气也渐渐平息了，脸上僵硬的表情融化开来，他看我在那里不动，以为我还没醒过神来，于是挥挥手说道：“算了，别生气，是我不对。我不该动手，刚才我脾气有点急，你别往心里去。”但他的语气和表情没有一点道歉的味道，仿佛我天生就该有原谅他的义务一样。王局爬过来，把仍然嗡嗡作响的假阳具关掉，从我后穴里抽出来，放在一边，然后把我抱起来，头上脚下地正正平放在床上。我的头总算又挨到了枕头，望着天花板，我心里没有任何想要恨他又或是原谅他的想法。我不过是来伺候他的一件工具，一个交易筹码，与他相比，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从个人能力上我们都是天上地下的差别，没有资格与他讨价还价。我所能做的只有让他满足。正想着，忽然感觉左手腕一痛，接着胳膊就被拉到了头顶上，只听耳边咔嚓一声，手腕已被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牢牢箍住。, l, Q; `$ I4 K8 v, M! \

我一惊，扭头一看，手腕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戴上了一副锃亮的钢铐，手铐的另一头铐在床头的柱子上。还没等我醒过神来，王局已经又抓住了我的的右手腕，往床头柱边拉去。我这下真的害怕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一边挣扎一边惊叫道：“王局……你……你要干什么？”王局吼了一声：“别动！”说着用力狠狠压住我的胳膊，挥动手里的钢铐，咔嚓一下把我的右手也铐在了床头上，我整个人顿时呈“大”字形平摊在床上。我双手猛挣，可是手铐越挣越紧，像在咬着我的手腕一样，痛得钻心。我惊恐地望向王局，却见这时王局又换上了那副笑嘻嘻的面孔，说道：“别怕，小宝贝，只要你乖乖的，我保证你来了一次还想再来一次。”他边说边迫不及待地爬上我的身体，双手握住我的乳房，贪馋地吮吸起来，像一个几天没有吃过奶的孩子，边吃边发出含混不清的嘟哝：“真大……跟女人的一样……”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手腕上传来的疼痛和无法反抗的恐惧使我惊慌不已，虽然乳房被粗鲁地揉捏舔吸，却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只顾连声喊道：“不要……不要……放开我……停下……”\*